

忠于教会

圣施礼华于1972年6月4日发表了《忠于教会》讲道，这是收录于《热爱教会》一书中的三篇讲道中的第一篇。

2026年1月20日

「但是，教会是什么？教会在那里？许多基督徒感到困惑和迷失，对这些问题找不到肯定的答案。（……）一连串的事实和困难看来已凝聚在一起，使教会光明的容貌变得暗淡。有一些人坚持，唯有当他们每个人热切地令教会适应所谓的「现今时代」

（.....）他们的看法都是错的。今日的教会，跟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是相同的，不可能是另一个教会。」

圣施礼华的讲道《忠于教会》以此开篇，他试图解答当时教会面临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忠于教会》、《教会的超性目的》和《永恒的司铎》是主业团创办人圣施礼华所作的三篇讲道，收录于《热爱教会》一书中。

本主日的礼仪经文组成一连串对上主的祈求。我们告诉祂，祂是我们的救援，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庇难所。集祷经也出自答唱咏的同一主题：「你从不拒绝光照那些坚信你慈爱的人。」在对经里，我们继续向祂诉说：「我蒙难时呼求上主..... 上主，求你助我逃脱邪恶和欺诈的唇舌。上

主，我一心投靠你。」我们被天主父的坚持所感动；祂决意提醒我们该祈求祂的仁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总要不断祈求祂的仁慈。现在也是一样，正当混乱不清的声音困扰着教会，许多灵魂迷失了，因为他们找不到善牧——另一位基督，带领他们走到慈爱的上主面前。他们反而找到「贼和强盗」，他们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毁灭。」（若10：8,10）我们不要害怕。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必须完美无缺地成为善牧的道路和羊栈，稳固的基础，以及向众人开辟的道路。我们刚刚在福音里读过：「你出去，到大道以及篱笆边，勉强人进来，好坐满我的屋子。」（路14：23）

但是，教会是什么？教会在那里？许多基督徒感到困惑和迷失，对这些问题找不到肯定的答案。他们结果相信，也许教会训导当局历来所制订的答案，以及教理明确地和简单地提出的答案都已经过时，必须由新的答案

取而代之。一连串的事实和困难看来已凝聚在一起，使教会光明的容貌变得暗淡。有一些人坚持，唯有当他们每个人热切地令教会适应所谓的「现今时代」，才找到合法的教会。其他人则喊叫：教会不过是人对精诚团结的一个渴望。他们说，我们应改变教会，配合现时的情况。他们的看法都是错的。今日的教会，跟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是相同的，不可能是另一个教会。「根据教会透过信德所建立的规诫，并且根据信德的圣事，宗徒及其继承人是天主的代表。因此，正如他们建立另一个教会是非法的，同样，他们要传递另一个信仰，或建立另外的圣事，也是非法的。相反地，教会是由'高悬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肋旁所倾流的圣事'而建立。」当我们在弥撒诵唸信经时，必须承认初期大公会议的信仰宣认，有四项关于教会的标志：

「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些都是教会的基本属性，正如基督所意愿的，是从教会的本质衍生出来的。它们既是基本的，也就是

标志、标记，使教会跟其他人性的聚会有别，尽管在其他聚会中也许宣布基督的名字。约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教宗庇护九世简略地综合了这传统的训导：「耶稣基督的真教会，有四个标志；这是我们在信经里所肯定为当信的道理，由天主的权威所奠定而予以鉴别；而在这四个标志中，任何一个，该与其他标志，联系在一起，不能彼此分开；为此，真的基督教会，而被称为公教会，同时该闪耀着唯一、至圣而从宗徒传下的教会光辉。」我要强调，这是教会的传统训导，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也再三重申的训导，即使近年已遭很多人遗忘，被错误的大公主义引导。「这就是基督的唯一教会，我们在信经内所承认的唯一、至圣、至公、由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们的救主在其复活后交由伯多禄治理的教会，也就是托付给伯多禄和其他宗徒去传扬与管理的教会，基督把它立为真理的柱石和基础。」

教会是唯一的

基督向祂的父呼喊：「使他们合而为一，」（若17：11）「愿众人都合而为一；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若17：21）耶稣不断娓娓道来这个关乎合一的劝谕，因为「凡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凡一城或一家自相纷争，必不得存立。」（玛12：25）这一个训诲，转变成强烈的渴望：「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栈，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若10：16）我们的主用来表达这信理的语调是何等美妙！祂引用纵横交错的言词和形象，好使我们可以明白，好使这份对合一的热情可以铭刻在我们的灵魂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实的枝条，他便剪掉；凡结实的，他就清理，使他结更多的果实……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实；你们若不

住在我内，也一无所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

（若15：1-5）难道你们看不到，那些离开教会的，尽管枝叶茂密，但很快便会干枯，它们的果实也变成蛀虫的温床吗？去爱至圣的、罗马的、从宗徒传下来的，唯一的教会！正如圣西彼廉写道：「那在教会以外，到处收割的人，是耗费基督的教会。」金口圣若望也坚持：「不要离开教会。没有东西比教会更加强壮。你的希望是教会；你的救恩是教会；你的庇护是教会。教会比天更高，比地更广；它从不年老，它的活力永远常存。」要维护教会的合一，就要与我们的葡萄树——耶稣基督——结合而生活。藉着越益忠于常存的教会训导当局：

「圣神被预许而来到伯多禄的继承人那里，不是为叫他们，由祂启示而揭露新的道理，而是为叫他们，在祂的助佑下，把那藉宗徒所传授下来的启示，即信仰的宝库，严正地予以看

管，且忠实地予以陈述。」藉着敬礼我们这位完美无瑕的母亲，和热爱罗马宗座，我们将保存合一。

有人说，只有少数人仍留在教会。我会说，如果我们众人都忠诚地保管基督的信理，我们的人数会大大增加，因为天主愿意人坐满祂的屋子。在教会内，我们发现基督；祂是我们万爱之爱。我们应渴望全人类获得我们的圣召，这份令灵魂陶醉的亲密喜乐，也是耶稣仁慈圣心的宁静甘饴。有人听说我们必须合一。是的，就合一吧。然而，我恐怕在某些自称为合一的活动背后，隐藏着欺骗，因为这些活动没有带领我们迈向基督——真葡萄树的爱。因此，它们没有结出果实。我每天祈求我们的上主扩展我的心灵，愿祂赋予那放在我灵魂中的爱超性的本质；这份爱是为众人的，不分种族、国籍、文化状况或财富。我真摯地尊重众人，不论是否公教徒，那些相信的人，以及那些不相信的人。我为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感到难

过。但是，基督只建立了一个教会：祂只有一位净配。所有基督徒合一？是的。甚至更进一步：所有信神的人合一。但是，只有一个真正的教会存在。我们无须从分布世界各地的碎片中重建它，也无须经历任何净化才能获得最终的洁净。「基督的净配不可以是淫乱的，因为她是清廉纯洁的。只有一所房子以贞洁的端庄，认识和保管唯一不可侵犯的新娘的床。她保存我们给天主，她为所孕育的子女预定天国。任何人离开教会，就是与通奸者结合；他放弃对教会的许诺，遗弃基督的教会，所以不会获得基督的奖励。」

教会是至圣的

现在，我们可以更了解教会的合一如何导向她的圣德，而她的圣德中的主要导向之一，就是合一，以三位一体的天主的奥迹为中心。「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只有一个主，一个信

德，一个洗礼；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祂超越众人，贯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弗4：4-6）圣德正是与天主结合；与主更加亲密，更加圣洁。教会是基督所愿意建立的；基督是这样承行天父的旨意；圣子的净配获得圣神的助佑。教会是至圣圣三的工程；她是神圣的，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慈母圣教会。我们在教会内仰慕一种圆满，我们称之为既原始的，又是最终的，即末世的圆满。圣保禄在致厄弗所人书里提到这两点：

「基督爱了教会，并为她舍弃了自己，以水洗，藉语言，来洁净她，好使她在自己面前渲染为一个光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或其他类似的缺陷；而使她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的。」（弗5：25-27）教会原始的和基本的圣德可以被隐藏起来——但是，永不可被破坏，因为它是毫无瑕疵的：「阴间的门决不能战胜她」

（玛16：18）。正如我先前说过，在某些黑暗的时刻，人可能看不见它，而这现象几乎是普遍的。但是，

圣伯多禄把基督徒称为「圣洁的国民」（伯前2：9）。作为圣洁的国民，所有信徒已蒙召成圣，他们必须奋力配合恩宠，努力成圣自己。纵贯从古至今，已有许多基督徒，包括年青和年老，独身和已婚，司铎和平信徒，男和女，都已真正地成圣自己。但是，不论过去或现在，如此众多信徒的个人圣德，都不是清楚可见的。我们经常未能认出，在我们身边工作和生活的普通人，是平凡却神圣的。从现实的观点看，最突出的反而是罪恶和不忠：这些都是更显而易见的。

「圣洁的国民」由软弱的受造物组成。这种显明的矛盾，标志着教会奥迹的一个层面。教会既是神圣的，也是人性的，因为它由人组成，而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众人是尘埃灰土」。（德17：31）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建立教会，期望这个民族的成员能不断努力培养圣德。然而，并非众人都忠实地回应这召叫。在基督的净配身上，可见到救恩途径的奇妙，同

时也可见到那些接纳这途径的人的悲惨。「至圣的救赎者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就是为了让救赎工程永存在世上，便赋予人类团体，一个由他所建立的、具有完美秩序的社会架构，具有一切司法和社会元素……如果，有人意识到教会内有些东西指向我们人性的缺点，不应归咎于教会的司法架构，而是因为个人可悲地倾向于邪恶。她的至圣创建者忍受这种倾向的存在，甚至存在于祂的奥体较高层的成员身上，是为了试探羊群和牧者的美德，也是为了基督徒信仰在众人当中获得更大的价值。」这是教会此时此地的实况。因此，基督净配的圣德跟在她怀中有欠缺的人，两者是并存的。「基督不愿意罪人被摈弃在他所创立的社团之外；如果部份成员的灵性薄弱，这不是削弱我们爱教会的理由，而是令我们更加怜恻其他成员。」

从任何属于教会的人（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的缺点和可悲来看，如果

任何人觉得自己对教会的信任，对基督的信德减少，那么，这是很不成熟的标记。教会并非由伯多禄，或若望，或保禄治理，而是由圣神治理，并且上主已应许常在她身边，「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玛 28：20）让我们聆听圣多玛斯·亚奎纳就这一点的解释。他讲论领受圣事，是圣化恩宠的产生原因和标记：「接近圣事的人，就是从教会施行人那里领受有关的圣事；教会的施行人不是某某人，而的确是教会的施行人。因此，既然教会容许他保持职务，那么，从他领受圣事，也不会分担他的罪过，却是分享教会的生命，因为教会公开承认他是施行人。」既然上主容许人性的软弱出现，我们的反应该也是一样的，就好像当我们看到母亲生病，或受到鄙视，该更加爱她，以内心和外在的行动，向她表示更大的爱慕。如果我们爱教会，就永远不会在我们内产生一种病态的兴趣：喜欢谈论她一些孩子的软弱，正如谈论母亲的过错一样。教会、基督的净

配，无须呻吟着「我罪」。但是，我们要承认：「我罪、我罪、我的重罪。」唯一真正的「我罪」，是个人的罪，不是那攻击教会的罪，指出并夸大人性的缺点。在这位神圣的母亲身上，人性的缺点源自于在她内，有一些迷失了的人的行为，然而，人性的缺点永不能破坏，甚至触碰到，我们所谓教会原始的和基本的圣德。天主，我们的主确实把教会比作打谷场，地上堆满了麦秆禾草，还有用来制造食物和祭献面饼的麦子；祂亦把教会比作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的鱼」（玛13：47），同时网罗好鱼和坏鱼，然后把坏鱼扔掉。

教会的至圣性的奥秘——那未受破坏的光明，可能被人类无耻行为的阴影所弄得暗淡——拒绝丝毫怀疑、质疑我们母亲的美丽。我们也不可容忍别人侮辱她，默不作声。我们不可在教会内找出弱点，为能加以批评，正如有些人借此显示他们自己既无信德又无爱德。我不可想象有人竟会攻击自

己的母亲，又会真心地爱慕她。我们的母亲是神圣的，因为她生来就是纯洁的，而且继续完美无瑕，直至永远。如果我们偶然看不到她美丽的面容，就擦亮自己的眼睛吧。如果她的声音不取悦我们，就除去耳朵中的一切硬物吧。这样，才不会阻碍我们从她的声音里听到爱的牧人的喃喃细语。我们的母亲是神圣的，怀着基督的圣德，她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即我们众人；也结合于基督的神，即圣神。如果我们存留在天主的恩宠里，圣神也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大胆地向教会高唱：圣、圣、圣，激发一首歌颂至圣圣三的圣歌。教会，我的慈母啊，你是圣洁的，因为神圣的天主子建立了你。你是神圣的，因为一切圣德的根源的天父，授予它给你。你是神圣的，因为那居住在信徒灵魂里的圣神助佑你，好能聚集天父的子女；因为天父将居住在天上的教会、永恒的耶路撒冷。

教会是至公的

「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因为天主只有一个，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只有一个，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祂奉献了自己，为众人作赎价：这事在所规定的时期已被证实。」（弟前2：4-6）耶稣基督只建立了一个教会。因此，基督的净配是唯一的，至公的，就是普世的，为众人的。许多个世纪以来，直至现在，教会一直散布在世界各地，而它的成员也包括所有种族，和所有阶层的人。但是，教会的普世性并不在于她的地理环境，即使这是可见的标记，可靠的动机。在圣神降临那天，教会已经是至公的。教会从耶稣受伤的圣心诞生时已是至公的，是圣神点燃的火。在第二世纪，基督徒即称教会为公教会，目的是区别教会与其他引用基督之名的教派，因为这些教派以不同的形式出卖基督的教义。圣济利禄写道：「我们称它为公教会，不是因为它散布在世界各地，从地极到地极，而是因为它以一种普遍的方法，完整无缺地教导人所应该知

道的教义，包括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在天的和在地的。同样，由于它吸引所有类别的人，不论是管治的或被管治的，有学识的或无知的，都真诚地崇拜。最后，因为它治愈一切罪过，不论是灵魂或肉身的罪过，并使之健康，还拥有——不管怎样称呼——一切言行上的美德，以及一切属灵恩赐的美德。」教会的至公性不在于非公教徒是否宣称它或承认它，也不在于制造公众舆论的人，就非灵性的事上，是否采纳——偶然利用——教会当局某些人士的意见，如果这些教会人士的意见与他们的意见相似。任何人性的意识形态所维护的真理，会经常在教会恒久的教导中找到共鸣或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教会训导当局所保管的天主启示的标记。但是，基督的净配是至公的，即使有大多数人故意忽视，甚至加以虐待迫害，不幸地发生在那么多的地方。

教会不是政党，也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也不是促进和谐或物质进步的国

际组织，即使我们承认这些或其他活动的崇高。今天，教会总是再三代表有需要的人、受苦的人，和所有以任何方式承担唯一真正的邪恶——罪恶的后果的人，而承受巨大的工程。对众人来说，即对那些被剥削的人来说，也对那些声称享受大地产物成果的人来说，教会确定是唯一的、基本的、最终的真理：我们的命运是永恒的和超性的，只有在耶稣基督内我们才得到永远的救恩，唯有在祂内，我们才可在这生命里达致真正的平安与福乐。现在，请与我一起祈求我们的主天主，愿我们公教徒永不会忘记这些真理，愿我们承诺予以实践。公教会不需要人的认可，因为这是天主的工作。藉着我们产生圣德的果实，将显示出自己是公教徒，因为圣德不被任何边界所限制，也不是任何个别团体的财产。如果我们祈祷，如果我们努力时时刻刻朝向天主，如果我们总是尽力在一切事上持守公义，如果我们敬爱和维护别人的自由，我们将显示出自己是公教徒。我们应从公义这

名词最广的意义上理解，因为在现今这个时代，人们在引用这词语时，经常附带着物质主义错误的解释。我也提醒你们，教会至公性的另一个标记，就是忠信地保存和施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圣事，绝不基于人性的扭曲或邪恶的企图，而从心理学或社会学去加以解释。因为这不是由某人去决定另一个人会怎样运用那属于后者的力量和权威。他所能决定的一切，只是属于他权力之下的东西。因此，由于人类的圣化属于天主的权下；天主圣化一切，人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来选择圣化自己的方法。相反地，这应由神圣的机构来决定。」如果按照理解和明了的自然法则，认为普世性不过是标记、象征而已，那么，企图从圣事的必要成份中剔除普世性，此举可说是正当的。但是，新法律的圣事既是起因，也是标记。因此，正如惯常的经文所指出，圣事实现它们所象征表达的东西。由此，在它们内，显然圣事的基本特质得以完美地实现，

因为它们是为了神圣的事物，不仅是它的标记，也是它的产生因。」

公教会是罗马的公教会。我细细品尝“罗马的”这个字！我感到完全是罗马的，因为罗马表示普世的、至公的。因为它带领我温柔地爱教宗；正如我一向视为挚友的西恩纳的圣加大利肋所喜欢重申的：「他是世上甘饴的基督」。保禄六世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闭幕阶段里强调，「从这个罗马公教的中心，在理论上，没有人是接触不到的；可以而且应该接触到众人。对公教会来说，没有人是陌生人，没有人被排斥，没有人把自己视为遥不可及的。」我竭力尊敬伯多禄和保禄的罗马，浸淫在殉道者的血里，从这个中心，有如此众多的人出发往遍世界，宣布基督救世的话语。成为罗马的公教会，并不展现任何地方主义，反而是真实的大公主义。她必拥有扩阔心灵的渴望，怀着基督的救赎热诚而向众人敞开；基督寻找众人，接纳众人，因为祂先爱了众人。

圣安博所写的几句话，可谱成一首喜乐的歌曲：「哪里有伯多禄，哪里就有教会；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没有死亡，而是永恒的生命统治。」因为那里有伯多禄和教会，就有基督；而祂是救恩，是唯一的道路。

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

我们的主在少数宗徒的软弱但忠信之上，建立了教会，而祂向宗徒恩许圣神会不断助佑。让我们再一次阅读以下一段著名和历久常新的经文：「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玛28：18-20）福音的宣讲并非透过少数热诚者的首创精神而在巴勒斯坦出现。宗徒们可以做什么？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微不足道的。从人性的观点看，他们既不富有，又没有学识，又不是英雄。耶稣把一项庞大

的、神圣的任务，放在一少撮人的肩上：「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常存的果实；如此，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他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

（若15：16）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宗徒继承一直保存在教会内。特伦多大公会议宣布：「那继承宗徒位的主教们，一如宗徒（保禄）所说的，他们是由圣神所立的全群中的监督，来管理天主的教会（宗20：18）。」在宗徒们当中，基督亲自让西满成为受到特别注意的对象。「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玛16：18）「我已为你祈求了，为叫你的信德不致丧失，待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22：32）伯多禄迁往罗马，并在那里建立代表基督的首席权。因此，宗徒继承在罗马是最显而易见的，罗马也因而用来表示宗座。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引用前一次大公会议，即翡冷翠大公会议的定断宣称，「所有信徒必须相信，圣宗座以及罗马教宗，对

全球（教会），握有首席权，那罗马教宗，是基督的真代表，全教会的首领，一切基督徒的父亲兼导师；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在伯多禄身上，把牧养，治理及统管全教会的圆满权柄，交给了罗马教宗本人。」

罗马宗座的至高权力，以及他的不能错误权，即他谈及的「宗座权威」，并不是人性的发明。它们是建基在基督明确的基本意愿上。那么，要以主教团的管治来对抗教宗的管治，或把宗座训导权威的有效性贬抑至信友的赞许，都是愚蠢的！没有事情比权力的平衡更为无关痛痒；人类的思想模式对我们并没有帮助，无论它们如何吸引人或实用。在教会里，没有人因为他是人而享有绝对的权力。在教会内，除基督外，没有领袖。基督建立祂的代表——罗马宗座——作为在世旅途的净配。从法律上，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真的基督教会，被称为公教会，同时该闪耀着唯一、至圣而从宗徒传下的教会光辉。故此，公

教会，在全地球，在万民面前，该是明显的，完全的一个教会，即大家共有一个原则、一个根、一个不能涸竭的源流，那就是宗徒之长，真福伯多禄，以及他的罗马宗座的承继人，教宗的最高权威，也就是所谓的首席地位。而且，除了那建立在一个伯多禄身上，因着一个信德、一个爱德而合成一个身体，一个结构的教会之外，没有其他的公教会。」我们藉着完美的忠信而表示我们与教宗的联系，即与伯多禄的连系，有助于使众人更明显地看到宗徒的延续。我们对教宗的爱必须是一份愉悦的爱慕，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基督。如果我们在祈祷中与上主交谈，我们将带着清晰的目光向前迈进，令我们洞悉圣神的行动，甚至在面对我们不明白，令人叹息或哀伤的事件中。

公教徒的宗徒使命

当我们借着洗礼而进入教会的怀抱里，教会便圣化我们。我们的自然生

命刚出生时，已经可以在圣化恩宠内得到庇护。「一个人的信德，或更甚者，即整个教会的信德，是透过圣神的行动而为孩子带来裨益，因为圣神的行动赋予教会的合一，并通传彼此的美善。」这个由圣神孕育的教会具有超性的母亲职，的确是奇妙的。

「洗礼所带来灵性上的重生，在某程度上相似肉身的重生。正如孩子在母亲的胎里，并不喂养自己，而是从母亲的养料得到营养。因此，年幼的一群尚无法利用理智，像在慈母教会的胎里的孩子一样，透过教会的行动，而不是靠自己而获得救恩。」教会的司祭权，直接从基督发出的，是最突出的。「基督是所有司祭职的泉源，因为旧约法律的司祭职是它的预像。但是，新约法律的司祭职则在基督的位格里行动，正如格林多人后书

(2: 10) 所载：我所宽恕的——如果我曾宽恕过什么——是为你们的缘故，当着基督的面而宽恕的。」天主与人之间的救世中介，是透过圣秩圣事保存在教会内。圣秩圣事透过圣事

性神印与其带来之恩宠，赋予人权力，并代表众人的灵魂，作为耶稣基督的施行人而行动。「某人能完成一个另一人不能完成的行动，并非源于善或恶的差异，而是由于一种既得的权力，即某人拥有，而另一人没拥有的权力。因此，由于平信徒没有领受祝圣的权力，他就不能祝圣，无论他个人的善表如何。」

在教会内，职务是多元化的，但只有一个目标：圣化众人。而且，所有基督徒透过圣洗和坚振所赋予的神印，以某种方法参与这项任务。我们众人都必须感到对教会的使命，即对基督的使命负责。谁没有拯救灵魂的热忱，谁不竭力使人认识和爱慕基督的名字和教理，就不会明白教会的宗徒性。一个被动的基督徒未能了解基督对我们众人有什么要求。只是独断独行，不关心别人得救的基督徒，就不是以耶稣圣心的爱去爱人。使徒职并非一个只保留给圣统制，即司铎和修会会士的使命。上主召叫我们众人以

言以行，成为恩宠泉源的工具，涌现永恒的生命。每当我们阅读宗徒大事录时，都深受基督门徒的大无畏精神，他们对传教使命的信心，以及自愿牺牲的喜乐所感动。他们并不在意有许多群众。即使许多群众跟随，他们仍注意到每个灵魂，一个一个地注意：斐理伯对厄提约丕雅人（参阅宗8：26-40）；伯多禄对百夫长（参阅宗10：1-48）；保禄对色尔爵保禄

（参阅宗13：6-12）。他们向主人学习。还记得工人在街市上等待工作的比喻吗？当葡萄园的主人在午后出来时，发现还有工人闲站在那里。

「为什么你们站在这整天闲着？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玛20：6-7）这事不应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发生。没有人应在自己四周找到一个人会向他肯定，他之所以未曾听过基督，是因为没有人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人常常以为，没有事可以阻挡他们把天主排除在他们的生活之外。其实，他们正是欺骗自己。虽然他们也许不知道，自己好像贝特匝达水池旁

的瘫子那样躺着——不能走到那拯救他的水旁，走到将喜乐放置在灵魂里的教理那里。基督徒要对这样的抱怨负责。跛足和患病的灵魂常重复说：「没有人扶我」（若5：7），甚至没有人帮助我。每个基督徒都应成为宗徒，因为，尽管天主不需要任何人，仍然需要我们。祂指望我们奉献自己去传扬祂救世的信理。

我们默观唯一的、至圣的、至公的、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奥迹。这是不是时候让我们反问自己：我有没有分享基督拯救人灵的热诚？我有没有为教会祈祷？我既是教会的一部份，就在教会履行一项特殊的使命，而没有人能替代我的。在教会内已是很好的了，但仍不够。我们必须「是」教会，因为我们的慈母教会总不能是个陌生人，属于外在的，与我们内心思想毫无关系。让我们为教会的标志作总结。在上主的助佑下，这些标志将铭刻在我们的灵魂上，而我们将被这清晰的、明确的，和神圣的准则所肯

定，好能更爱这位神圣的母亲，因为她把我们带往恩宠的生命，并且日复一日地，以无穷无尽的关爱来滋养我们。如果你们偶然听到谩骂教会的话语或叫嚣，那么，向那些没有爱的唆使者，显示出人道和爱德，让他们知道不能这样虐待一位母亲。现在，他们安然无恙地攻击教会，因为教会的国是属于她主人和建立人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只要麦子在禾草中间呻吟，只要麦穗在杂草中间叹息，只要仁慈的船只在愤怒的船只中间哀鸣，只要百合在荆棘中间饮泣，就会有敌人在说：她何时会死亡，她的名字何时会灭亡？他们想：有一天，教会将消失，再没有基督徒了.....但是，当他们这样说时，他们必要死亡，但教会依然存在。」无论发生什么事，基督总不会离弃祂的净配。胜利教会已经与祂同在一起，坐在天父的右边。在那里的基督徒弟兄，召唤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为这个事实而光荣天主，然而我们从这事实里，可看到信德的清晰影子：唯一

的、至圣的、至公的、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
zhs/article/Zhong-Yu-Jiao-Hui/](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Zhong-Yu-Jiao-Hui/) (2026年
1月20日)